



苏轼雅号

东坡居士

□ 孙元礼

苏轼的诗、词、散文、书、画，造诣颇高，彪炳文坛。他与辛弃疾开创了豪放词的先河，是北宋中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也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

苏轼毕生丰富又复杂，有喜有悲，尝尽人间百味，大起大落，阅尽人间百态，很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把一生表达得酣畅淋漓。他从四川眉山到开封，又去登州（蓬莱）、杭州、黄州（黄冈）、惠州、海南儋州等地，仕宦40余年，足迹几乎踏遍大半个中国。有趣的是，他每到一地，必有雅号。如“老泉山人”“谪仙人”“东坡居士”“西湖长”“铁冠道人”等。他的雅号之多，历代文人鲜有可比者。这些雅号，有的是他的自称，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前赤壁赋》）自称为“苏子”。有的是他任职一方，颇有政绩，受到百姓爱戴而馈赠的。有的是苏轼任职的地名，如苏徐州。有的是他的官衔，如苏翰林。这些雅号，有的严肃端庄，不容亵渎；有的平易随俗，张口可呼；有的亦庄亦谐，形象生动；还有的让人不堪回首。几乎每一个雅号，都分享了苏轼一段不寻常的经历，都打上了他仕宦生涯的烙印，也印证了他豁达、开朗、乐观、正直、无所畏惧的豪放真性。

西湖长

铁冠道人

东坡居士（后人惯称苏东坡）是苏轼雅号中叫得最响亮的，仅次于父亲给他取的名字“苏轼”。然而，这个雅号却浓缩了苏轼凄风苦雨又悠然闲适的一段岁月。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沈括在苏轼的诗集中搜集个别诗句，报告给监察部门，诬苏轼攻击朝廷新政。御史台的四个恶吏舒亶、李定、张璪、何正臣，趁机联手，从苏轼例行公事的《湖州谢表》中，挑出片言只字陷害苏轼。宋神宗被搅得头昏脑涨，下令查办。

苏轼四月刚到湖州上任，七月即被押到京师，关在御史台监狱。御史台监狱，柏树常有乌鸦群栖，后称“乌台”。

在牢狱，苏轼受尽凌辱。高太后、刑部侍郎范镇、宰相吴充极力为苏轼辩白、求情。生死关头，王安石说了一句十分有分量的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宋神宗免苏轼一死，以团练副使贬黄州。至此，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典型的案件“乌台诗案”画上了句号。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苏轼只携长子，在一片鞭炮响中骑马出京城，一路奔波劳顿，二月抵达黄州。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苏轼赴任杭州通判，无实权。他深入了解民情，兴修水利，改建引水管道，让城内居民喝上西湖的淡水，以纾民难。苏轼还捐黄金50两，修建安乐坊，为民治病，受人称道。还留下了描写西湖的名篇《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文人题诗西湖，大都发出了类似李白“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第二次赴杭州任知州。第二年，开始疏浚西湖。那时，西湖淤塞，湖水半干涸，野草丛生，荒芜破败。苏轼

苏轼一生尊道学道。他对道家鼻祖庄子十分推崇，对《庄子》一书反复研读。他20岁左右时即博通经史，对《庄子》所涉及的哲学、政治，以至于文学、审美学等赞同认可，曾感叹庄子所言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道理。“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庄子》博大精深的哲理深深地影响了苏轼的人生观。

苏轼年幼时，就拜眉山道

苏轼先是住在黄州城的寺庙定惠院。五月，苏辙带领他们的家眷前来会合。十多口人，生计成了最大的问题。苏轼谪居黄州，生活拮据。他在《答秦太虚书》信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虑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幸好，他的好友马正卿找到黄州太守徐君猷，把黄州城东门一块荒废的营房旧地给了苏轼。这块地有近50亩。苏轼从小不事稼穡，就请教当地的农民，带领家人，除荆棘，灭荒草，修水渠，终日开荒种地，“自种自收还自足”，乐在其中。一年下来，足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

农耕劳作之余，苏轼遍游黄州名胜，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逐渐走了出来。《初到黄州》这首七律，首联、颔联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苏轼认为，谪居黄州的这一段经历，“与乐天大略相似”。苏轼有“乌台诗案”，白居易因《新井篇》被赶出京师。于此，苏轼“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原来，

率民工在湖水最深处立三塔，即今天的“三潭印月”；用淤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即现在的“苏堤”。

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任颍州太守。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治理，建水闸，修航道，使颍州西湖的面貌大为改观，其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奇特的园林建筑各显其秀。苏轼在一首七律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颖谁雌雄。”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苏轼被贬至惠州。不久，他就向州官提出了“两桥一堤”治理方案，解决民众出行难的问题。惠州丰湖，比杭州西湖面积大两倍之多，苏轼建议主政改造。

士张易简为师。谪居黄州时，常常身穿道袍，以示道家之人。每到一地，亲自拜访当地的名山道士，谈天地的本源，论人、物存在的价值；用“无为”之道参与政治和修身养性；认同“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观点，主张物我一致、天人合一的道家理念。这些理念都渗透在苏轼从政、处世、生活当中。

苏轼一生写了许多与道教相关的诗文。他任徐州知州时，拜访云龙山人张骥，写了一篇散文《放鹤亭记》。文中极力赞赏云龙山人超尘出世的姿态。在《后赤壁赋》里，又以道人入梦结束全篇：“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在贬惠州路上，经过道教圣地罗浮山，特去拜山。晚上与道士葛洪促膝长谈，心情昂扬，提笔写了诗一首《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称与葛洪“真契早已交前生”，意为神交已久的老友。

绍圣四年（1097年），苏

白居易贬忠州刺史时，在州治东门外的一处山坡上开辟一园，名叫“东坡”，并留下了两首传世诗篇：《步东坡》《东坡种花二首》。苏轼对白居易尤为敬佩，直接表白倾慕白居易的心情，亦取“东坡”为号。在躬耕期间，写下了五言组诗《东坡八首》，集中描述了开垦荒地的艰辛和收获后的喜悦，与白居易东坡诗隔代对唱，足见苏轼对白居易的敬慕。

从此，苏轼自称“东坡居士”。

陆游在长篇散文《入蜀记》里，记录了他经过黄州营地时的见闻：“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有屋三间，一龟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是为雪堂。又有四望亭，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君之最。”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黄州自称“东坡”期间，文学、书画创作达到了高峰，写了许多千古传颂的诗文。如誉为豪放词之冠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赋体散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也书于这个时期，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刚到惠州不久，游了一次丰湖。丰湖秀丽柔美的风光，使苏轼朦胧欲醉，一首七律随口吟出，尾联：“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以后，“丰湖”逐渐被“西湖”所代替。

苏轼在多首诗中提到西湖。后人说，东坡到处有西湖。他写三地西湖的诗，现在已成了宣传西湖的名片。

此后，人们送给苏轼一个雅号——“西湖长”。苏轼也常常以此雅号自称，甚为怡悦。

南宋文学家杨万里出使广东，游惠州丰湖，曾赋诗一首，后四句：“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颖及罗浮。东坡原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那得休。”既赞誉了苏轼的功绩，也有点调侃的味道。

轼又一次被贬，四月离开惠州，去海南儋州。这对宋朝官员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的重刑。一叶小舟载着苏轼及小儿苏过漂泊于茫茫大海之上。60多岁的老人，一脸沧桑，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明知生死未卜，还自语取乐，“在海上尝自称铁冠道人”。

铁冠，是古代御史所戴的法冠，法冠后部上端卷曲着两根铁柱，借指御史。苏轼自称“铁冠道人”。道人，固然是苏轼悟透人生的意象。那么，铁冠，联想苏轼从儋州回京路上写的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能品出个中滋味。读此诗，晚年沧桑的苏轼仍有一贯旷达不羁的风味；细品，却是带泪的自嘲。御史台等一帮佞臣三次贬谪苏轼，深深伤残了苏轼的身心。如果望文生义，铁冠岂不是千钧压顶残害“道人”。这个自称，苏轼是否隐舍此意，无从考究。

大齐雄风

□ 陈庆连

青石关伸出灵毓的长勺
锦阳关就溢满秋风
酒杯一倾，牛儿就出了函谷
五千道德紫气氤氲
叩吟无声的玄妙之门

矮槐树林风又起
乌龙嘶啾，姜田的水鹤低回
穆陵关下的长跪
不为王的宠妃
只为一个齐
一跪便是几千年

开天辟地的人，形如瘦马
垂着丝纶拉着青杖
丝纶，深入泥土八百年
青杖，点八百诸侯列队迎
挽着落日眺望
远处家乡的山顶

江河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几千年啊，蹒跚而来
躬背如牛，牵引犁铧
翻耕历史的芬芳
醉了春秋，惊了夷狄戎羌

坐在明月清风的怀里，

如果一定要思恋
那就去稷下学宫吧，
每一次想起
梅花便开满山头

闯进历史，历史正开花
每一朵花儿都遇见过
花朵探一探，就定格
用身体装帧
撞击路过的每一个黎明

怀着谦卑恭敬而来
一弯腰，凝重成古砖青瓦
倾听默记泥土的叮咛
袒露着宁静而来
安详成风，
总有几缕吹到齐
给牛山烟雨，
注一管因简成俗

风从天际来
风从胸口来
高风浩浩，齐风泱泱，雄风震荡
你扬鞭催马，
就为拉我到这风口
挥斥千万星辉，激扬百万雄兵

且容我挑亮灯花，剑回鞘匣
此刻，在齐地，怎会无酒
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blf@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

